

我解《道德经》系列

夏仲霖 著

# 天道若龙

——“异”解《道德经》——

TIAN DAO RUO LONG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我解《道德经》

---

TIANDAORUOLONG

# 天道若龙

——“异”解《道德经》



---

夏仲霖 著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道若龙：“异”解《道德经》 / 夏仲霖著.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468-1323-3

I. ①天… II. ①夏… III. ①道家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361号

### 天道若龙：“异”解《道德经》

夏仲霖 著

出版人：吉西平

策划人：王忠民

责任编辑：王忠民

装帧设计：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 (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 (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深圳市金豪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65千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468-1323-3

定价：2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走近老子（代序）

夜读老子，窗外细雨初歇。推窗远望，夜空浩瀚，星河耿耿，不由得使人想起艾伦·霍·尔特的时空场理论来。目移中天，在如水月光的氤氲星空里，仿佛弥漫升腾着一团紫气，中间恍若隐现那位神清目朗，长须飘洒的老者悠然而来。蓦地内心一股不可遏制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老子的《道德经》横空出世，如同繁星璀璨的夜空上那轮皎洁的明月。她大方无隅，大音希声，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气度；她大成若缺，大象无形，大辩若讷，浑然若朴的品格；她巡行天下，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作为宗旨；她恪守无欲无别的本性，大道无亲，天地不仁，关注所有生命；她以生生不息为本能，以善救人和善救物为己任；她以超然世外的同一心境对待人间纷争不已的矛盾；她以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相和姿态，在相成求和中，追逐和谐的玄同境界。

夜风渐起，仿佛那团紫气也飘然远去，在钦佩与敬仰中我收回目光，轻轻地打开案头上的《道德经》文本，本已渐平的心潮，又陡然卷起涟漪。面对其人其书，思绪的触角不由停留在道体和时空场契合处。骤然灵感袭来，似有所悟。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眼前——这哪是平凡世界的平凡文字？分明是异人奇书。几千年来，人们只是把其人其书同其他诸子一样看待。仍然运用人类习惯的语言文字系统去破译，所以，解读起来一直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没有那种酣畅淋漓的痛快。当然，更难于理解他那“正言若反”的提醒。尽管也能够勉强做出解读文章，可是总不如意，不得不几次搁笔。



此次重新翻阅《道德经》，内心突然冒出个想法——既然是异人奇书，何不就在奇异上面下功夫，相比其他诸多大家，这可能也是一条路径吧。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开始更为认真仔细地研读原文，不想竟然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道德经》全书犹如地球第三极——如同巍巍昆仑一样耸立东方，高擎云天，足踏中华大地。曾经滋润养育华夏千秋万代的长江黄河源头就来自昆仑。就像巍峨昆仑流淌的每一滴水，都能够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样，想必翻拣每颗金子般的沙粒也同样能够诠释昆仑的奥秘。于是俯身于经文的每个字词，仔细翻看斟酌，反复琢磨记录，就这样把萌生的异解《道德经》之想法转换为文字写下来了。

全书采取以写“以道释道”为主渠道，以其他“异”字（包括异字本身和其他具有异议解读的字。下同）与道的某个侧面之关系为桥梁，如同小溪归海，使之逐一汇入主渠道，同时对每个异字独具之特征予以道释之。这种想法也许比较幼稚可笑，大概属于非入流的东西。虽然谈不上异军突起，至少算是奇谈怪论吧？如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能也算值得吧。

故舍彼取此。

2015年3月27日  
于通州段运河东岸

目

录

CONTENTS

- 001 / 第一篇 道若龙行之异
- 004 / 第二篇 《道德经》之异解法
- 066 / 第三篇 全书结构和主要内容之异解
- 095 / 第四篇 全书原文之异解
- 160 / 后记
- 161 / 附录

## 第一篇 道若龙行之异

对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道学的最高经典——《道德经》，我一直怀有崇敬和强烈的学习愿望。与有些朋友初读时的感觉差不多，读第1章的开篇之句就一头雾水。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什么话啊？百嚼不解其味。面对天书一样的文字，读经的热情一下子凉了。一部《道德经》，曾多次捧起来又放下，即使通读也多半是囫囵吞枣。随着阅历的增长，感受颇有不同。每次读之，都有如走近老子。可是感觉中的老子形象并不清晰，似乎总有一团神秘的雾气笼罩着，内心疑窦挥之不去。他为什么总是“正话若反”呢？为什么总是违背世俗常识呢（什么圣人皆孩之，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等等）？老子是故作惊人之语吗？惜墨如金的老子当然不会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表述思想呢？年轻时读，感觉老子仿佛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自己阅历不足，当然无法释怀。每每参阅一些历代专家的著述，似乎找到了门径，但也未能打消疑虑，心中仍有些许疙瘩难解，总有一种似乎颠倒，茅塞难开的憋闷感觉，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扭结在哪里，于是就围绕寻找扭结开始多角度的探寻。德国汉学家梅勒也有同样的困惑。他说想解读《道德经》，当代的解释学无用。人们习惯用以理解哲学文本的许多前提和假设，恰恰是读老子的障碍。因为《道德经》的形式和内容都十分奇特，必须改用新的方法。

老来得闲，一次与朋友相聚，谈及读经，我吐出了内心的苦闷。有位朋友开玩笑说，弄不明白，去问老子啊。我玩味这句话似有醒悟，于是产生了新的想法。对，以老子的眼光解读《道德经》——就叫“以道释道”法吧。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思，重新读此书时想，在读经顺序上不妨来个颠倒。以往读《道德经》都是舍老子，自己投入其中，这次是先看看



老庄或孔子如何定位,怎样解说。学生庄子对老师的评价是以本为精,以行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老聃是也;“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从具象角度说,我更为佩服孔子拜会老子归来时的感觉——孔子回来后,三天不说话,弟子问他,怎么了,对老子印象如何?孔子答曰,老子犹龙也。龙合拢起来形成形体,分散开来成为文采,乘着云气,遨游天地,我被惊得张口结舌(《庄子·天运篇》)。西汉名士东方朔诗云:“圣人(老子)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他也是以龙蛇喻道。道的运行与物俱化,忽龙忽蛇。若幽灵来去,时来如龙,遨游九天,出神入化;时去似蛇,蛰伏草莽林间,潜伏待机。从关令尹喜望见的紫气东来,到老子对道的描摹(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者),再现孔子和东方朔描绘的图像,脑海中蓦地闪现出一幅蜿蜒曲折、飞动不已的影像,经过反复琢磨道的奥妙,心中突然闪现并且定格为一个画面——一条灵动盈缩,似蛇若龙的形象。古人大智慧的妙喻居然令人难以自己,由衷的赞叹竟脱口而出:妙哉,天道若龙乎?

使人不由得从龙想到易道同源的《易经》。《易经·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庄子在《天下》里说道贯穿于六经。“诗”以道明情志;“书”以道叙世事;“乐”以道说和乐;“礼”以道说规则;“春秋”以道说名分;“易”以道述阴阳等,总之诸子百家尽皆称道。司马迁也说“易以道化”。可见易和道的深厚渊源。体现《周易》核心并作为易经之门的首卦——乾卦(系辞中有“乾坤,其《易》之门邪”),又是以龙喻爻辞。从潜龙的蛰伏,现龙的蠢动,到惕龙的谨行,从跃龙的崛起到飞龙的遨游,再到群龙起舞。紫气升腾,霞烟幻化,起落开合,升天入地,云谲波诡,气开雾锁,变幻莫测。恰似蛇行,宛若龙舞,可谓活现出龙、千姿百态。道运行的轨迹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其实,对于把龙作为民族图腾的国人来说,人人心中都有个龙的图像,可是又不曾有人亲眼见过真龙。这种若有若无的模糊形象,颇似恍惚幽冥的道。莫如把道喻为龙,可能更便于国人理解和接受。

可是,老子其人真是龙吗?当然不是。那么,孔子和东方朔眼中的龙是指《道德经》吗?对的,正是《道德经》。我们不妨先想想头脑中神龙



的形象。想到龙，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钻天入地，搅海翻云，穿行在迷茫的雾海与变幻不已的风云里，那条幽灵般若隐若现，飘忽不定的形象。它既好像滑翔飞动的灵蛇形象，又仿佛是似有似无，盈缩无穷的巨蟒一样的东西出没于寥廓无垠的时空中。再看看《道德经》中对道的描述，第4章说道是“渊兮，似万物之宗”，第14章说道是“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其上不皦，在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老子描述的道，绵绵兮若存，可是又复归于无物——也是个忽静忽动，屈伸变幻，若神鬼幽灵出没，似有若无的形象。国人心目中的龙，似乎有形有象，可是又无人见过其真模真样，仅是一种似有似无的虚幻影像。可见，龙与道一样都是一种似有似无，绵绵若存的形象，处于无形质与有形质之间的一种似有确定性的物象，又是一种非确定性的无形质态。把道比喻为龙，二者还真有诸多相似之处。庄子也说过，道既能像龙一样飞腾显现，也可像蛇一样潜藏蛰伏。顺随时令变化，不止于一端。那么到底龙和道运行的哪个阶段形似度更高呢？应当说都比较高，而相似度更高的阶段，本人认为龙与无生有（就是从无开始让位于有，到有正式取代无这个时段）即道生一的过程中的无更为相似。

说到这里，人们可能会问，天道运行难道不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吗？答案是不能。为什么？以道释道本已鲜见，而又说天道若龙行，岂不更为怪异？何况更多的惊异还在后面，不妨读下去。全书以异释异，异解到底，玄妙的奥秘就在于道的定义上面（后面会向您揭示答案的）。可是当脑海中出现“天道若龙”这四个字时，不仅令我凛然一惊。哈哈，龙是奇异之灵物，何不“按鳞索龙”，翻检每片龙鳞，即可窥得全龙。就由异切入呢？或许会有新的收获。你看光顾说奇异了，眼前有些恍惚，似乎紫气又飘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透过雾气放眼天外，可曾看到出没于紫气之中，那位慈祥肃穆老人的影像了吗？但见他立足于道德之巅，挥舞着倚天神龙宝剑，劈斩人间丛生的荆棘，为民生劈开贵生大路的清正形象。这柄神龙宝剑——就是老子的道德理论体系。

## 第二篇 《道德经》之异解法

所谓异解法是来自“异”字(所谓异字,包括狭义的奇异或异人的“异”和广义的具有异议解读的“异”字,下同)解。异字解包含两层意思(态度与方式):一层是说对所谓的“常字解”——某些已有的结论或探索途径持相异的态度。就是像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言,历史波浪不仅是挟着隆隆涛声且泛着阳光的浪花,而且其本身更是深不见底的沉默之海。涛声需要解读,也需要向着大海深处拓展。另一层意思是说以“异”字为引导,打开玄妙大门,然后再寻找相关的字词去解读经文。异解法就是通过新路径,企图解析出新结论。由于是探路,可能会毛糙简陋些,难入法眼。俗语云:有苗不愁长。只要能作为日后其他同仁探索出新路子铺设一小块奠基之石也好。正是怀着成功不必在我的心态,所以在异字的引导下,对全书的主要结构及主旨,从不同角度或不同路径,给予新的解读,力图接近正确的答案。正是在此种心情的支撑下,接着向前迈了一小步,归纳整理了后面的异解法(或曰异字解法),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指正。

您可能还关注由异切入的缘由,那就首先说说以异字为向导的由来。

“异字解”缘于“异”字本身的开启和龙字的强化。在异字的启迪下,顺藤摸瓜,接连登堂入室,由鳞片识全龙。回首俯拾来路的足印归纳整理,因是异字领头,故命名为异字解法,所以简称为异解法。

读经如同登山。历代先贤多选高耸入云的珠峰南坡为后来者铺好了阶梯。钦佩这些学者的伟大奉献。我可能爬的是珠峰北坡或其他角度的斜坡。尽管角度方法各不同,但是普遍结论是——老子是位古代伟大哲学家,甚至说老子和《道德经》是东方哲学的鼻祖也不为过。以

往南坡之读经，多是以立足于红尘世界人们的方位——依照社会通行的文字语义学去解读老子——可概括为“常字解或常解法”。在朋友的启迪下，我试着来个颠倒法，就是直接从老子所在方位入手——不是常字解方位，而是选择异字解方位。那么，老子立足的方位在哪里？这个由异字开启，龙字强化的想法，在我细读《道德经》第20章的那句“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的话时，顿时使我陷入长时间的思索，特别是在凝神这个异字过程中，仿佛被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一般，瞬间一道灵光如同电击雷震，令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难道这个“异”字，果真是进入玄妙之门的向导吗？心想，既然书是奇书，人是异人，何不在奇异上面下功夫呢？顿时使我坚定了由异切入的决心，迸发出缘“异”而入的勇气。

于是，带着试探的心态，在异字的指引下，我粗略地考察了绕不开的“道”字。发现由道构建的道德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特大的奇异（简单地想象一下这个老子专用的道字，仅仅是道体就已经足够特异的了）。依据全书对道的描述，就会发现：道包含多个侧面，仅是道体就无法用确定性的语句来定义。只能勉强说道体是非确定性的恍惚以确定性的形态存在，或者说是无形质以有形质存在着。确定性语句只能定义其有形质部分，对于非确定性部分是无法定义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话本身就难于被人理解。越往下读越增添疑窦。请看道的多个侧面，什么道体是“冲”“洼”“谷”“渊”“海”和“橐龠”或虚无等；什么道的本性是无欲无别的；道的本能是生生不息的；什么道的存在形态是自然恬静的；道的运行常态是无为的；什么道的作用方式是柔弱的；什么道的功能是遍及整个宇宙；什么道的运动轨道是循环往复而且没有始终的；以及道运行的内生动力是来源于虚寂无物，类似于风箱的橐龠一样的虚无等。能够涵盖道所有侧面全部内涵（这个道字也是勉强用之。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的。因为早在这个道字出现之前的若干亿年，自然规律就存在了，而道字只是在人类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概念，在人间的语言系统里，还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可以囊括这些内容。可见，怎么能用人间的语言文字来说得明白呢？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告诫读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了。

解读《道德经》文本,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对道的定义的。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道是无物之象的恍惚,道是性与形的相合体(随着读经的深入,后面会有更接近道之原意的答案)。怎么解读恍惚?只能勉强地说两句话:一句是从物性角度说,所谓道就是指一切存在都是道性的载体;另一句话是从物形角度说,所谓道就是一切存在都不是道。换言之,道就是万物的物性,而非万物之物形——物形仅是道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无欲者方显本性,本性决定悟性。所以常无欲可见道之本性,常有欲,只能见道之形。简言之,道是物性非物形(物性是由道构建的,物形则是由物性构建的),或曰道即性而非形,道又是性又是形。一个性字横跨物质与精神两个范畴,兼具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换言之,道是恍惚的存在或是幽灵式的存在,人间尚无贴切的词汇与之对应。

其次,道是个复杂的多面体,涵盖差别的双方——包含是与否、有与无等等诸方面。所以,从人类语言文字系统定义原则说,作为道德理论体系支柱的道,在人间竟然没有相对应的词汇来给予确定性的定义,难道不是个奇异吗?人类社会语言文字系统中间,字词一般定义的根本原则有二:一是区分性,即通过事物的相对比较来归类;二是针对具体事物的位置给以确定性的定义。而老子的道恰恰相反。道是既没有与之相对的对方可加以区分,也无确定性的位置加以定性,难以给出确定性定义。简言之,就是道没有区分性和确定性。这是道的本质特征。无区分性说明道——没有特定的倾斜范围——没有分别性,无确定性说明道——无有特定的倾斜对象——无私欲。这对于惯于通过相对性的比较,以确定性来区分事物的性质、形态和概念名分的常人们来说,能不为之惊诧吗?

再次,从理论体系产生的时空背景角度观察,有个特大的奇异发现,进一步激发了我继续探索的兴趣。可是尚存有一丝怀疑,这莫不是凑巧碰上的吧?怀着再试试的想法,接着又拿其他诸子与其相比较,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奇异。就是两类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包括理论体系涵盖的范围、基本功能与宗旨、领域及理论体系产生的源头和理论体系的性质等诸方面)相比较,又发现二者有着极大的差别,不仅理论体

系内容相悖,而且根本就不是同一时空下的理论体系。展开说老子的理论体系涵盖范围,上自洪荒宇宙的初始,下至尚未终结的宇宙末日之后——可谓囊括全部时空。而其他诸子的理论只是涵盖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上自三皇五帝以至战国晚期,最长的也不会超出人类存在的末日。以无限时空为背景的老子理论体系本质是无欲无别(指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欲望和差别。作为宇宙或天地之母的道,它的先在性说明道出现的时候,还没有人类呢,怎么可能具有人类才具有的欲望和差别呢);而以有限时空为背景的其他诸子理论几乎都是“有欲有别的”。老子的理论宗旨是为保佑和养护所有生命服务的;而其他诸子的理论则是为保护某个阶层或某种社会秩序服务的。老子道的本能是生生不息,着力于人的生存特别是精神生存质量的提升;其他诸子的理论本能是为部分人群提供谋求利益的工具等。

在初步试探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粗浅体悟,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不管求道之路是重峦叠嶂的险峰还是深不可测的深渊,都决心沿着“异”字向导提供的路标,向着道的高峰不懈地攀登;向着道的深渊内部不停止地探求,直到揭开谜底。正是作为向导的“异”字引领我,把老子的《道德经》为什么难解的奥秘之门找到了。同时也使我明白了,老子的道似蛇盘龙行,盈缩无度,通达天地,神游八极。非人间的运行路径或态势可比拟的缘故,于是理解了为什么书中有“正言若反”的话。原来,老子理论体系与人类社会通行的常理俗情或思维逻辑是截然相反的。从这里,我也找到了反向打开玄妙之门的办法。就是紧紧抓住“异”字(而不是常字——这是常人的惯常思维之路)——这个向导,一路探求下去。

人类社会是依照常人的阅读习惯和人间的惯常思维模式来解读老子,而老子却是异于常人的异人,怎么能够读懂呢?他自诩为异人,必有不同于俗人的地方。把其奇异之处找到并且破解,就如同破译密码一样,只要发现并且掌握了对方的密码,就可以将其转换为常人的语言(即异字解变为常字解),自然就破解其中的奥妙了。

可能这个异字就是打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那座城门的钥匙了。顺着这个思路捋下去,还真发现老子有许多奇异之处。如奇异的思



维方式、奇异的运行规则、奇异视域下的理论体系、奇异的判断评价标准以及奇异的解决矛盾方法等等。围绕《道德经》——这株摩天大树苦苦琢磨的我，更为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异”字向导竟然把我带入了“异解法”（包括后面的“道字解”“中字解”“若字解”“和字解”及“全字解”等）——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道德经》的新境界——从每一片树叶，甚至每个细胞来剖析大树结构的新天地。

现在回过头来看，异字是打开经书密码总开关的钥匙。大门一经打开，展现在面前的是大道伸展出的多条小径，把大门与其他小门连接。道如同太阳一样，其他路径犹如光线与太阳连接。这启示我们，每一条路径，只要能够捋清其与道的关系，自然就进入道字解的轨道了。所以，本书稿以后的写法，就是详写“道字解”，包括以“道字解”理念对原文的解读，其他的异字解仅作为例证略写。

所谓异解法的要领共三点：一是异字为前导，在抱有探索奥妙好奇心的前提下，用相异的标准去寻找恰当的异字。二是找到选用的所谓“异”字与道的某个侧面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并以此作为释道的角度。三是在成功把选择的“异”字导入道字解的轨道之后，再寻找选择的字词和道之间的差别，并且对其差别处予以处理。这部分是体现这个“异”字的特色之处，不可不下功夫。

道字解与其他各个“异”字解的关系是主线和支线的关系，如同浪花与大海的关系。全部的异字解（包括道字解）都归属于异解法。

现在就说说异字解导入的主轨道——道字解的主要内容。至于其他多个异字解，在后面篇章逐一介绍：

## 第一章 “道字解”之异

道是《道德经》的本根，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解读《道德经》，都绕不开道字。同样，异字解也离不开对道的破译。本书所说的“道字解”是所有“异字解”的总纲或叫主线。它只与“全字解”相呼应，并不在“异解

法”之外。

正是在初步的“异字解”启发下,又着手解读“道字解”。所谓“道字解”,就是请老子或老子学生庄子来以道释道。换言之,就是以道观之。时人视老子为异人,恐怕必有不同寻常之处。那么,其异究竟在哪里呢?反复研读原文,发现贯穿全篇的内容几乎无一处不与通用的现实社会生活俗情常理或逻辑相异。这就把老子的道德理论体系同其他诸子的理论相隔离。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不仅老子是异人,老子的以道德为核心之理论体系也是“异”论。《道德经》作为异论,其后果是一方面道德理论体系得以独步天下,确立了《道德经》俯视群雄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们破译经文的难度。如果借用管理经济学中的理念,把人类社会喻为“红海”的话,那么,其他诸子几乎都是在“红海”里游泳,而老子则是在包括红海与蓝海在内的寥廓时空上面翱翔。相对囿于习惯红海中游泳的诸子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时空超越。正是这种超越,使老子与其他诸子分离开来。民众才视老子为异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看《道德经》,全书几乎篇篇出异,字字显奇(后面会说到),说明道渗透于每个字句之中,也可以说整个道德理论体系就是异论。正是为总根源特性所决定,所以构成道德理论体系的全部构件,都具有奇异的特征。

既然是异论,我们无法把老子与人类现实社会理论体系的不同一一列举。不妨采取抓纲带目法,就可以达到纲举目张。这需要从哲学角度明晰道和事物的初始根源关系。前提是先要在哲学视角下,搞清道的总根源,即总纲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过的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现在应该回到这个总根源上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下的诸多目之异也就迎刃而解了。

道是兼具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双向度的。现代哲学告诉人们,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是由两个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结的要素构建的统一体。要素双方之间是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矛盾内部的双方因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转化而呈斗争性,又因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贯通而呈同一性。矛盾因双方之间的同一性而成为确定



性的存在,又因双方之间的斗争性而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斗争性和同一性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因为斗争性也是同一性的一种存在方式,所以斗争性是寓于同一性之中的。无同一性,就没有确定性的存在,斗争性也就失去了依存的根基;同样,无斗争性也就没有稳定的同一性,同一性也会失去存在的稳定性。二者是互根互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同一性依靠斗争性提供活力;斗争性依赖于同一性提供载体。斗争性说明事物的性质具有转化为非确定性无形质的可能性,同一性说明事物的性质具有确定性存在的现实性。也可以这样说:事物既是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统一体,也是非确定性和确定性的统一体。道自然是物性和物形的相合体。

庄子正是把握住了老子立论的根本——矛盾的同一性,所以才写出了《齐物论》,奠定了庄学的基础。他在该书中说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可与不可等,都是相互比较,相互对待的,有彼才有此,缺少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从天道看来,“彼是莫得其偶”,彼此二者没有绝对的差别。只不过是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不一样的结论。其实彼就是此,此就是彼,彼此同一。庄子的结论是“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或曰“万物皆一也”。前面说过道体是非确定性无形质的确定性存在。从存在的构成角度来说,道与矛盾的哲学意义上的构成完全吻合,这是非常重要的结论。正是从这个重要结论中间,衍生出道的许多特质。因为斗争性也寓于同一性内部,所以道运行的轨道——必然在同一性框架内部(简称为同一轨道);道的存在常态——自然;道的运行规则——“守中”以及道的获取方式——相成求和模式等。

正因为道与矛盾的基本结构相同,所以道具有同时兼顾矛盾的两方面之优势,兼具非确定性和确定性两重性(因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所以不会偏私于某一方。因此道是无欲的,既然无欲,自然就无别——构成了道的本性),还因为道具有使非确定性无形质转化为确定性有形质的内生的原动力(内部包含的斗争性——使之具有持续生育的能力),所以具有繁衍生育“有”的天然能力。道的本能就是通过扶弱抑强,达到新的平衡,以维护确定性的客观存在或通过扶弱抑强,进而实现非确定性无形质转化为确定性存在的“蔽而新成”——持续的



生发出新的事物。

老子的理论体系核心是兼具非确定性和确定性之“双向度”的道。他的所谓以道观之，就是以超越矛盾之上的方位，无任何倾向性的客观观察事物的演化过程；现实社会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单向度”的欲（即人类的欲望。无论是哪种理论，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欲望服务的）。此理论体系观察事物的视角，就是立足于矛盾内部的斗争性方面，往往易于忽略同一性方面，以倾向于矛盾对立性方面，主观地去观察事物演化过程。而老子的理论体系则是在立足于斗争性与同一性两个方面——两点论，所以客观全面。从常人角度看老子的理论，易于忽略双方相同的部分，而关注对方与己不同的部分——必然惊诧于老子是站在矛盾的同一性方面，自然会产生相异的感觉。这样就出现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个是两点论，有重点论——把侧重点放在同一性上面；另一个则常常是把侧重点放在对立性上面——一点论。就是双方分别站在同一个矛盾内部的两端。由此都认为双方是一种相反关系，所以双方互不认可对方的理论体系。

从老子的理论体系看，他不是故意站在同一性方面，而是在关注矛盾内部双方要素的基础上，为了纠正现实生活之偏颇，侧重于弱势方面——向同一性方面倾斜。老子为什么这样做呢？除了庄子所言的“养生之要，犹如牧羊，鞭其后者”外——为纠正现实社会之偏所需要；主要是缘于道的本能——生生不息。因为道是非确定性的无形质，具有天然的向确定性有形质转化之必然性。这种强大的内在原动力，以为道生发宇宙及其一切存在的事实所一再证实。而确定性的有形质——确定性存在的事物，又是主要根源于矛盾的同一性。所以道的侧重点放在矛盾的同一性上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正因为老子侧重站在矛盾的同一性上面，所以，必然会公平地注重矛盾双方之间的联结，平衡与合作，自然就会生出无欲无别的本性；而诸子立足于矛盾的对立性上面（双方之对立，意味着双方地位的不平等，不平等自然会形成差别，有差别即能产生私欲），自然会产生有欲有别的本性。正因为两种理论体系相互背离（如从文化角度观察，老子的理论体系，可以叫相和文化或叫相同文化，其他诸子的理论体系可以